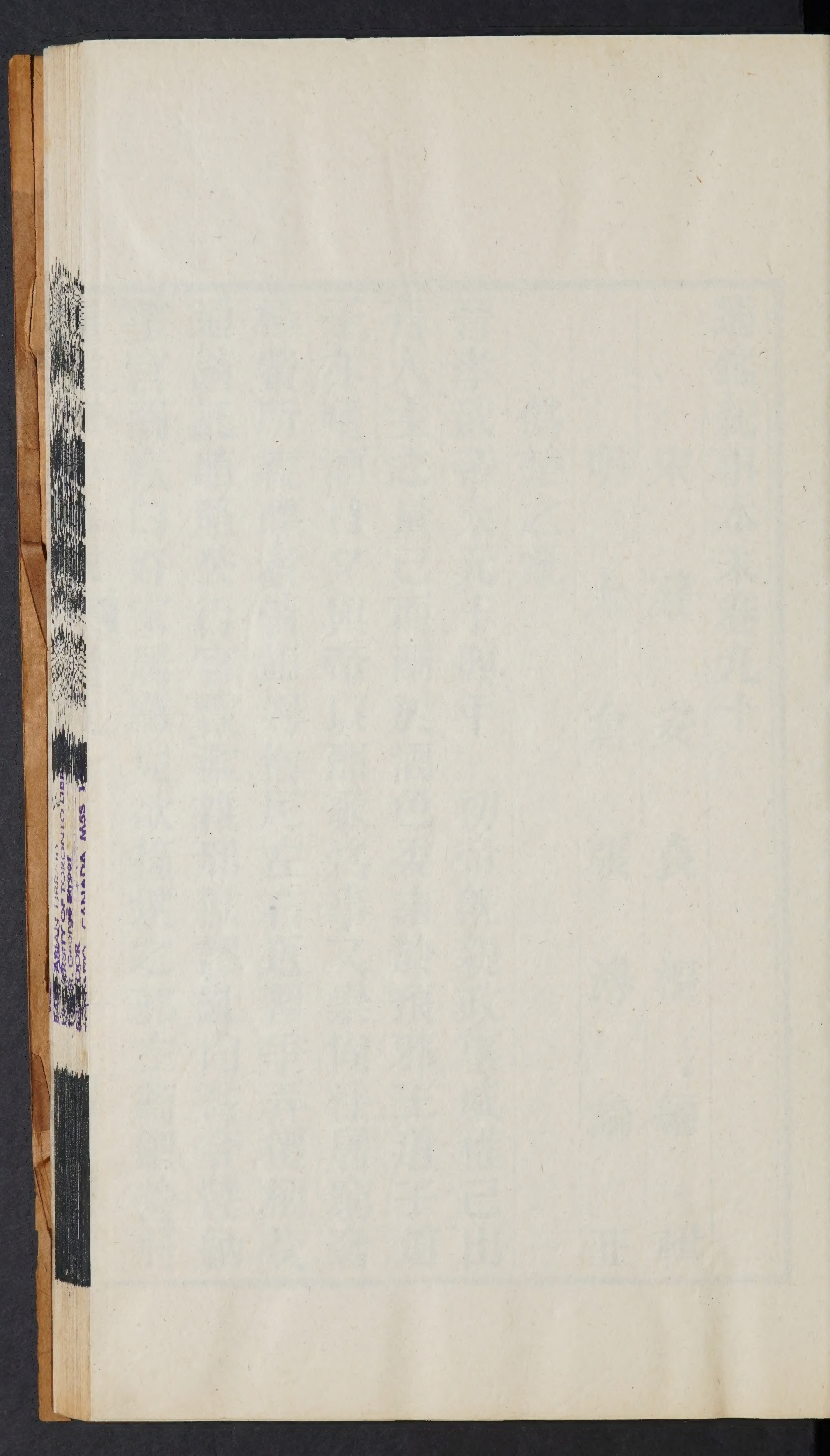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M5S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僞楚之亂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

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爲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勅羣下盡規而眾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內外遠近輻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眾諷八座啟道

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
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
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
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
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
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
子國寶使悅之因尼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
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事斬悅之
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
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

三日令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衞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恭藴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兖幽幷冀五州諸軍事兖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九月

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左僕射
珣桓溫之故吏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荆
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
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爲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
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
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
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
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

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

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
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同郡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
退爲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
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徙
琅琊王道子爲會稽王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
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
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爲
魏郡太守千秋爲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
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

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
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
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
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
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
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
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爲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
復曩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
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
齊王兄弟之際實爲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

加弘貸消散羣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　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淸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爲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

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瑯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法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疎道子帝復寵暱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謟道子更惑之倚

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王恭
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
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
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
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
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
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
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
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
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

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旣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於隆平陵王恭還鎭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陽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

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爲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覬爲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之惡東西齊舉立雖不肖願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顗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顗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爲御史中丞顗遂稱疾發辭位仲堪往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爲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

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爲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
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
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
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埶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
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
政得失珣勿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
不知所爲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
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
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
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

孰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

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儁才爲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爲患請潛爲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衞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衆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牋於

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牋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衆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爲庶人

二年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鎭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桓玄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

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爲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尙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鎭懲艾前事爲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爲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爲之且謂仲堪去年

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
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
國秉政嚮爲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
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
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
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
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
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
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爲反
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乎楷

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
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
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
來誰敢復爲相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
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
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
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
知所爲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
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
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

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爲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麤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

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爲豫州刺史弟恢之爲驃騎司馬丹陽尹允之爲吳國內史休之爲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爲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旣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

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爲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爲前

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
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
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
不習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
將奔桓玄至長塘湖爲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
塘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
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
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幷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
爲都督兖青冀幽幷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
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

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修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召郗恢爲尚書以佺期代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修

爲荆州刺史權領左衞文武之鎭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勑仲堪回軍　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埶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於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

譙王尚之幷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桓修以荆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修專爲身計疑誤朝廷詔免修官初桓玄在荆州所爲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爲盟主玄愈自矜倨楊佺期爲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爲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旣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鎭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

爲長史以爲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爲
武昌太守
三年夏四月以會稽王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元顯以
廬江太守張法順爲謀主　冬十二月殷仲堪恐桓玄
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
止之玄恐終爲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
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
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
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
楊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劫之以爲諮議參

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於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荆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桓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

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
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爲己前鋒乃授以江夏
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兒偉令爲內應偉遑遽不
知所爲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
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
作慮我兒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
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屯巴陵食其
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爲玄所敗江
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
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

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銳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鄼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該追獲之還至柞溪逼令自殺幷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

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脈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爲弟

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嵆康嵆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三月桓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爲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中護軍桓修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

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爲
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桓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
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
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戸於江南立武
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
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
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
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
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

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荊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

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爲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玄以尙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鎭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尙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

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修驃騎長
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固陳修等與玄志趣
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
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
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
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遂爲
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
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爲荆土所附桓沖
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
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秄橡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將軍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埶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　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

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
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
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
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
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
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
降於玄軍尚之衆潰逃於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
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
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爲元顯
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

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
爲前鋒牢之騾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
坐而已牢之軍溧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
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
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
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
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
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
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爲輔佐况玄與君無宿昔
之怨乎時譙王尙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

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旣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爲諮議參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

末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
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
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
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
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爲王誕
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
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
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收領徐荆江三州刺史
假黃鉞玄以桓偉爲荆州刺史桓謙爲尚書左僕射
桓修爲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

爲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
之及玄輔政以謐爲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
殷仲文覬之弟也玄姊爲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
棄郡投玄玄以爲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
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并邁爲三玄悅以爲
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
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
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修爲王誕固請得流嶺南
玄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
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

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
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
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
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志邪裕當反
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
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
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
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
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
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

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已泄爲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　桓玄讓丞相荊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犇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旣而玄奢豪縱逸政令

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幷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冬十月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幷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

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
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
玄使御史杜林防衞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
玄旨酖道子殺之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
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
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
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埶必將篡逆正可為他
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　丁巳玄殺冀
州刺史孫無終　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

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秋八月荆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玄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謙修兄弟專據內外權埶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荆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桓謙爲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爲中書監領司徒桓胤爲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

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
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
卿以爲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
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
卽可耳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黨也聞桓偉死石康
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眾
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
發兵攻襄陽仄敗犇秦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
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
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

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
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
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
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
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
畫及佳園宅必假樗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妃爲王后世子爲
太子丁丑卞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
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
璽綬禪位於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

主於瑯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瑯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立築壇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立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瑯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為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立入建康宮登御坐而牀忽陷羣下失

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
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犇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
辛亥桓玄遷帝於尋陽　癸丑納桓温神主於太廟
桓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
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劉氏喬之曾
孫也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
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玄
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
向之位何足法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

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玄
自卽位必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
殺人甚多讙譁震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
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
加糾擿以示聰明尙書答詔誤書春蒐爲春菟自左
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
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
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
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
衆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

蜀玄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玄以桓希爲梁州刺
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
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
之擊破希等仍帥衆進屯白帝玄以桓弘爲青州刺
史鎮廣陵刁逵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弘修之弟逵彝
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爲苻氏起兵攻燕
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弘農太守仲德見桓
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
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爲青州主簿桓弘使昶至
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

與共州里寧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旣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衆攻玄爲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

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悵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

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
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毋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
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
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
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卽斬桓修以徇修司馬刁弘
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
返正於尋陽我等竝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玄之
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
爲弘等信之收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
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

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
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
旣而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
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
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
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
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
士數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裕使
毅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
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爲竟

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
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
玄大驚封邁爲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
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衆推劉裕爲盟主
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
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
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
刺史毛璩已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
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
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召侍官

皆入止省中加楊州刺史新安王桓謙征討都督以
殷仲文代桓修爲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
裕玄曰彼兵鋭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
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
百里無所得鋭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
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
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
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
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
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

舉大事何謂無成　初袁眞殺朱憲憲弟綽逃奔桓
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眞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
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
口以綽子齡石爲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
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
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
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
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
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
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

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爲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

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衞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鬬志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烟炎熛天鼓譟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

輊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爲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

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壽之弟也壬戌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爲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爲青州刺史何無忌爲琅邪內史孟昶爲丹陽尹劉道規爲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

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爲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爲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爲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爲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

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摴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爲公刁逵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遷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

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劉敬宣高雅之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
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
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
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爲晉陵太守　夏四
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
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
諸軍事領荆州刺史庚寅桓玄挾帝至江陵桓石康
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自以奔
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

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犇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爲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犇曲阿裕牋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桓玄兄子歆引氐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衞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

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旣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

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
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爲人忠直引參領諸軍事
桓玄收集荆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
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
史爲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
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
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爲
江州刺史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
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桓玄遇於峥嶸
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

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埶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鬭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遂還建

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犇漢中就桓希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衞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

下如雨玄嬖人丁僊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濬庾賾之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修之爲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於太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於大桁毅等旣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

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爲玄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謙復爲侍中衞

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待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姝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己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祕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

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僞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衆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　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桓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

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僊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僊客該走石城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爲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

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温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於溳川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於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爲雍州刺史毛璩爲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爲梁秦二州刺史瑗爲

寧州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温楷皆犇秦怡弘之弟也　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犇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

故不習耳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爲左將軍何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爲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幷州刺史魏詠之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爲荆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君

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桓玄餘黨桓亮苻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爲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爲都督江東五郡軍事

會稽內史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張溥曰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弑於張貴人當國者會稽王道子隱而不問也安帝初立王恭兵起所稱討者王國寶王緒亦釋貴人不問也道子斬國寶緒以謝過恭始還鎮兵可以止矣未幾復反者庾楷說之也王恭用兵殷仲堪應之劉牢之恭所厚也桓立揚佺期仲堪所任也牢之附恭則背恭附司馬元顯則背元顯附立

則背玄反覆速死宜矣恭信牢之而死仲堪畏
玄而死佺期救仲堪而死牢之討玄而死歷觀
諸人之死皆桓氏先驅也恭再興晉陽之甲牢
之止之不聽而敗後雖負恭其初心尚未欲亂
也玄與佺期憤不得志說仲堪舉兵直亂首矣
王恭仲堪無爲亂之才而有可用之兵玄與牢
之佺期無可用之兵而有爲亂之才是以牢之
必用恭玄佺期必用仲堪其亂始成牢之工於
叛人玄佺期必乎賊晉繩以春秋誅意之法首
誅者玄佺期次之牢之又次之久之諸人俱斃

玄反居勝勢者何也牢之殺恭仲堪之勢孤矣仲堪勢孤則牢之當併力以攻仲堪牢之不攻而玄攻之於是仲堪佺期死而牢之益孤矣牢之旣歸元顯元顯必當從之討玄又懷貳心與玄連和於是元顯被執玄入京師牢之益窮無所之矣斯時也非牢之併玄卽玄併牢之者勢也然玄能併牢之牢之不能併玄者亦勢也同爲亂賊而諸人皆以勢歸玄天下孰得有難之者乎玄其可以無君矣惟玄可以無君而玄之罪彰惟玄自以爲天下莫有難之者而難之者起劉

裕劉毅何無忌等乘間一呼大師咸集建康江陵旗指鋒潰玄始猶挾天子而逃旣則失天子而身喪矣然後知玄本無能而仲堪牢之等前者之自爲計失也誅君側之惡者其名美而其事危動四方之師者聚之易而散之難王殷起兵不哀孝武之崩而但修私憾牢之歸正不明討賊之義而欲圖國隙遂至佞人方僇而強臣薦興王室旣搖而臣躬不保事始幾微禍成板蕩玄又拱手以勢歸裕而晉竟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爲名收合兵衆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爲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

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幷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

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幷其諸子凝之妻謝道蘊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爲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

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僊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

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
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
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
輒行　冬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
擊丘尫破之與劉牢之轉鬭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
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
吳郡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爲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
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
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
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

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旣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丘尪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旣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

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鎭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
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
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
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
旣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
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
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
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
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

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

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六

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
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
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
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
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
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
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
丹徒裕眾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鬭
志恩帥眾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
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眾恩狼狽僅得還船

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
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佗謀略唯日禱蔣侯
廟恩來漸近百姓忷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
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
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
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
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
於郁洲爲恩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
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
走裕亦隨而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

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桓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八月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爲共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壬申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興相循遺

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瑯邪內史王誕爲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爲敵故也今裕頓

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蔕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

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埶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

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
未易輕也將軍宜畱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
爲晩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
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
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
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
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
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
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
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

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鄰各將兵入衞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旣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

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
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眞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
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
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荆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
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
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
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卽日發巴陵與道覆
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
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
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旣破毅乃得審問

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

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埶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鎭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

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爲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

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
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
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
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
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
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
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
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
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
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

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丘進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爲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

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荆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州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蘭陵

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眾追循　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眾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爲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

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别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横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

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大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

風水之埶以壓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
烟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
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
麾竿折幡沈於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
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
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
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
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
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裕
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

裕亦親任之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

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三月盧循行收

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

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

內變且孫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

州凶執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

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

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眞太守李

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

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脱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脱等函七首送建康

張溥曰孫恩孫泰之兄子也盧循恩之妹夫也

徐道覆循之姊夫也泰死恩起恩死循道覆起恩智於泰循智於恩道覆又智於循盜賊之興後來者銳非劉裕烏能定乎然孫泰本孫秀族人浮狡有小才師事杜子恭得其祕術炫耀瓜刀無他異能獨以交結王雅及司馬元顯稱善養性躐取郡守私合徒眾欲窺晉祚朝士莫敢顯言謝輶發奸始行誘誅當其萌牙與張讓之黃巾何異哉恩逃入海聚亡命攻會稽撲滅甚易王凝之信奉天師自撤兵備開門而揖城陷身死鬼兵不來大盜日熾會稽內史實爲罪魁

謝琰劉牢之轉鬬前克恩懼東走棄寶物子女
官軍競取之緣是得脫琰無綏懷武略復敗死
於恩其覆轍猶凝之也劉裕立功壁岸連擊破
恩恩窮沈海眾號水僊亦孫泰之蟬蛻乎盧循
者諶之曾孫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碁
沙門惠遠素知其不軌恩亡餘眾推循爲主既
執吳隱之居廣州貢獻朝廷意欲常保嶺外徐
道覆力說其乘虛襲建康勉强出兵殺何無忌
敗劉毅勢遂橫決聞劉裕師還震駭失色道覆
請循於新亭至白石焚舟直上數道攻裕循疑

不聽師老淮口退還尋陽裕分兵追擊劉藩孟懷玉斬道覆於始興杜慧度斬循於交州二賊盡平恩死時先鴆妻子妓妾後沈於水彼與恩盜術同其死法亦同然令道覆計行將以英雄自爲也曷至速滅哉裕克南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循等入寇乃引軍遽還何劉喪敗建康孤危孟昶欲奉乘輿過江飲藥死諫裕仗義決謀轉敗爲勝忠動國門功造京社賊失之於怯裕得之於勇猶豫者勝不償負善斷者危可復安觀劉裕之驅馳神武益恨王凝之謝琰之

養寇何無忌劉毅之輕敵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